

中国归来的战犯



〔日〕岛村三郎 著
金 源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1985年·北京

中国归来的战犯

(日) 岛村三郎著 金源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8千字 插页4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36 定价：0.82元

印数：60001—120000册

中国归来的战犯

· 目 录 ·

第一部分

从苏联的战俘到中国的

战犯·····	(1)
用高粱米饭做的棋子·····	(12)
在哈尔滨的两年·····	(17)
集体反抗·····	(41)

第二部分

审讯开始·····	(57)
坦白·····	(71)
卑鄙的人·····	(87)
检察官的意见书·····	(99)

· 目 录 ·

中国人民的控诉书·····	(107)
管教员崔仁杰中尉·····	(115)
对苏联的感情·····	(131)
参观学习·····	(141)

第三部分

起诉书·····	(153)
沈阳的审判·····	(166)
从此以后·····	(178)

我所认识的岛村先生

·····高桥勇治	(182)
-----------	---------

写在本书发行之际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185)
---------------	---------

第一部分

从苏联的战俘到中国的战犯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全面投降，据说因此而被俘的日本官兵以及“满洲国”^①官兵和官吏有四十七万人被押送到西伯利亚。这些被俘人员被收容在遍地林立的极其简陋的战俘收容所里。他们在土建工程、森林采伐、煤矿开采等作业中，干着技术性不强的重体力劳动。我们这些集中在这里的四十七万人的大军从未住过新建的收容所，也从来没有听到伙伴们说过住新建的收容所的事。近来听到了“收容所列岛”这个词。我认为这

① “满洲国”指伪满。——编者注

个词实在是妙极了，充满了切身感受。

叫我们干的活，自然都是重体力劳动，但是却不叫我们填饱肚子，真受不了。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一提起饥饿之苦，真是无法形容。

以后，在纳霍德卡开始了被俘人员的遣返工作。到一九五〇年五月左右，集中在德力的被俘人员总数仅仅剩下二千多人。可是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当局突然加紧对我们进行审讯和审理工作。“满洲国”时期，我在专搞苏联情报的秘密机关——保安局任第二课课长。同伴们每天被审讯回来都找我说：

“如果他们拿出罪证照片讯问，并且问到你的事情时，我们都回答说不知道。”

同伴们还要求我说：

“因此嘛，关于我们的事，你也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幸亏由于同伴们的关照，我一直混在劳动大军里，一次也没有被提审过。但是，有一些同伴后来被提审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流传说：

“这些人被判了刑，都被送到监狱去服刑了。”

人们还是相信了这种说法。到了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分所和七分所合起来，只剩下一千多人了。

同年七月底，确切点说，是在七月二十九日傍晚，七分所所长——苏联军官，以传达命令的口吻说道：

“诸位！不久你们就会回到祖国去啦！”尽管话说得吞吞吐吐，但大家都认为这意味着回国，因此顿时欢腾起来。其中许多在中国华北从事过特务工作的年轻士兵，竟互相拥

抱，跳了起来。

在宣布“回国”的两三天以后，我们这一千多人在四周都是农围的一个郊外小火车站，乘上了运粮货车改装的、经常用来押运犯人的囚车。就这样我们被送到了中国。

“真奇怪！听说遣返回国的列车，一般都是开着车窗，挥舞着红旗离开车站。可是，为什么这次是囚车，并且戒备森严？”

“为什么遣返回国？！早就觉得这个说法可疑！”

在我们囚车里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说不清是愤慨、是悲观还是不满的谈论。不过，每当议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乐观派获胜。因为无论是谁，都想逃避那悲惨的未来。

“苏联难道不是一个大国吗？他能干出把本国俘获的战俘送往他国这种蠢事吗？”

不知是谁这么一说，大家都安静了。然而，第二天早上一看，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列车在夜里已经通过了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斯克地区。从列车行进方向看，在车厢左侧有一个一尺高的铁窗。根据从窗外斜射进来的光线来判断，列车正在朝西行驶。

“唉！”

在阴暗的车厢的一角里，一个年轻士兵故意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似乎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已经绝望了。

“这次可要回家了！”

象这种事情我们曾经碰到过几次，不，是几十次。心里一边想着回家，一边高高兴兴地登上了火车或者汽车。甚至临出发时，还接受了留下来的同伴们的郑重嘱托：

“请告诉家里人一声，我们还健康地活着。”然而，我

们还是被转移到另一个收容所去了。之所以将我们转移，只不过是那里的许多年轻的士兵在两三天前被遣送回国，收容所缺乏劳动力罢了。因此，在我们到达收容所的当天，就被赶进挖土方的行列中去。我们回国的指望都已经落空几次、几十次了。看来过早地托人往家中捎口信，或者过早地抱着绝望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

那天夜里两点多钟，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格罗捷阔沃。

记不清楚是在哪一本书中看到过这样的记载：在日俄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日本军事谍报人员满怀着对俄、德、法三国干涉的愤恨，从海参威潜伏到这座城市，拼命搜集铺设通往哈尔滨铁路的情报。当时，我脑海里所描绘的这个格罗捷阔沃，总象是座肮脏、丑陋的城市。

但是，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城市的火车站，是多么的清洁、恬静啊！车站四周是一片高大的白杨树，郁郁苍苍。树丛间点缀着疏落的红屋顶、白墙壁的住宅。家家庭院里都有长得十分高大、茂盛的向日葵。

在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个冷清的车站变得热闹非凡，这是因为运来了相当多的苏联士兵。他们陆陆续续地下了车。有的苏联部队在站台上列队点名，继而留下了出发后的雄劲脚步声。这时又驶进了一列火车，车上装载着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大炮。苏联士兵个个都显得十分紧张，使人感觉到，由于在朝鲜战场美军北上，形势一定极为严重。

那天，我们的列车在格罗捷阔沃车站整整停了一夜。

次日上午十点多钟，列车好容易开动了，慢腾腾地爬上了山路，朝着中国的城镇绥芬河驶去。在大陆地区特有的万里晴空下，盛夏的阳光是那么火辣辣的，因为车厢壁上只有

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闷热得恰似土耳其式的蒸汽浴室。

我们这批一直盼望着回国的战俘，直到昨天才发现是被移交给中国当局。现在回国这个希望虽然已经破灭了，但是对于移交给中国这件事，是没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在这样闷热的气氛中，我们一无所思，但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曾经听说过，中国的人民审判很可怕。对于我这个曾经镇压过中国共产党人，搜集过八路军情报的人来说，也害怕暴露自己。

“谍报人员要是被捕，那就算完啦！等于没命了。”

“什么也不要说。不论怎么交代，也不会得到宽恕。”

我们的上司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们同样也是这样教育部下的。

苏联军官对“满洲国”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从审讯一开始，不管问什么，我们都采取坚持撒谎的办法，总是回答说：

“我没干过那些事情。”

“哪有什么坏事都不做的官吏？”

再一追问，可就理屈词穷了。只好勉强地讲点镇压中国共产党人的事情，而隐瞒了更严重的对苏谍报活动的事实。因此，我们才被引渡到中国来。

在苏联审讯我们的笔录肯定也要移交给中国，我的犯罪地点是中国，对我的审讯肯定会继续进行的。更何况一到了中国，不可能象在苏联那样，想隐瞒也隐瞒不了啦。所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中国，了解我罪行的中国人很多，被我残害过的中国人也许还活着吧？！这正是我心中最感到不安的。但是，我却想不出好主意来。唉！“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在恐慌与绝望中，我们乘坐的火车轰隆隆地，好象在大声地喘着气，慢慢地爬上了山道。列车绕过蜿蜒的大山后，只见远远留在山下的格罗捷阔沃城附近正紫烟缭绕，而我们却进入了将要处死我们的中国。

“别了，苏联！”

然而，我们对于苏联，并没有惜别之情。

穿过最后一个短短的隧洞，火车便驶进了中国的一个小镇——绥芬河。在过去帝俄时代，俄国人把这个地方叫作边境站。一九三八年冬，我曾经到这里来过一次。当时的近卫内阁在口头上不同意扩张主义政策，而实际上却不断侵袭中国领土，开始逐步地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中。当时的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大肆叫嚷“背后的老虎难防”，一方面却在这一带山区构筑工事，准备随时迎战。就在这个车站的站台上，当年腰上挂着哗啦哗啦作响的战刀的日本军官们在奔忙着。

当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八月的寂静山峦。在山上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中，点缀着灰色的岩石。蝈蝈不停地鸣叫着。车站内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如此的恬静，使我开始感觉到了和平的景象。

我们被关进车厢已经很多小时了。当土耳其式蒸汽浴室般的车厢里稍微吹进点儿凉风时，突然响起了震耳的声音。车厢外的铁锁打开了，接着，牢固的车门也打开了。我们下了车，跨过几条铁轨，走近了中国列车。这时，在我们身边站着一个面熟的苏联军官，他正含笑地向我们挥手。有几个年轻的日本士兵跑出行列，去和苏联军官握手、拥抱，表示了惜别之情。

“被他们强迫劳动，不拿我们当人，现在竟有同伴作出

这种举动！”心里觉得非常不是滋味。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在这里换乘的中国列车和刚才我们乘坐的那列囚车完全不同，是列漂亮的旅客列车。

“嗨！这可妙极了。”

大家都惊叹地说。

每节车厢两头的门口都站着两个手持旧式步枪的哨兵。每当我们去厕所从哨兵面前走过的时候，他们好象害怕我们会夺枪似的，离老远就把枪握得紧紧的，但却没有丝毫的敌意。也许是由于以前接触的都是高个子的苏联士兵，现在看这些中国士兵总觉得象小孩兵似的那么可爱。

我们乘坐的列车行驶了四天，中午时分到达了沈阳车站。途经长春（伪满时叫新京）时，一个同伴喊道：

“快看，是新京！”

大家急忙卷起悬挂在车窗上的报纸，朝外观看。五年前，我们曾在这里又吃又喝，大喊大叫，恣意妄为；继而又在慌乱中离别了妻子儿女，被押送到苏联。这时我心里想着，说不定妻子还住在这个城市；说不定能看见熟悉的日本人在街上散步。于是睁大了眼睛，把头紧紧地贴在车窗上。

紧靠铁路，被烧毁的几栋建筑物好象是过去伪“满铁”的车库，长满了红锈，露出了蜘蛛网般的铁筋架，歪歪扭扭地残留在那里。当年我经常经过的兴安大街公路桥附近，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邻座的士兵用不象个年轻人的沙哑声音说：

“看来这里发生过非常激烈的战斗！”

我曾经听说过解放军在长春和对峙的国民党军队有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但是没有料到竟是这样的激烈！真奇怪，连一条小狗都没看见，就象是经过了一座死城。

“如果在这场战火中，我的妻子……”

瞬间，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现在似乎停止使用的长春南站，长满了荒草。当列车驶过南站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曾经居住过的南湖一带。

“正是那儿！”

我当初就是把妻子留在伪高等法院那座高大楼房对面的一所官吏住宅里的。如今，那里已经淹没在一片林海中。我一直注视着那儿，直到看不见的时候，才移开了目光。

从第二天中午起，火车一动不动地足足停了一天一夜。

这里无疑是沈阳，很可能是铁西区的货场。举目望去，铁轨纵横交错，伸向各方。到处停放着空车厢，这些车厢似乎从昨天起就停在那儿。

“咳！究竟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才算完哪？”

从早晨开始，我们就反复地互相议论。但是无论怎么谈论也得不出个结论来，却又总在思索。

就在这一天一夜里，在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想象不到的事情。不，也许应该说是“惹起了一件事”更为准确些，而且，在这件事情发生了八年以后，我们才知道。

在事情发生了八年以后，那时我们已经服刑两年了。古海忠之（原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次长）和我由于偶然的原因，被指定阅读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手稿。^①这是长达一千多页的书，分为上、下两册。也许是帝王笔体吧，每一个字，从整个字的结构到一撇一划，都是用钢笔书写的楷书，内容则是淋漓尽致的自我暴露。

溥仪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开始就写了他幼年时期的

① 指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的手稿。——译者注

宫廷角逐，继而写了他青春时期糜烂的性生活和大臣们彼此争权夺势的斗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施展的种种阴谋。尤其是着重写了他在天津张园过隐居生活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以后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处事手腕以及他们如何咄咄逼人。甚至还写了当吉田茂调任的时候，溥仪去码头送行，握手洒泪告别的情景。这位被推上“满洲国”皇帝宝座的溥仪先生说：

“日本的所作所为，言行不一，违背了原来的诺言，没有一件事是按我自己的心愿做的。”

他还严词痛骂了日本关东军。

在这部手稿里，记载了八年前我们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时候，在沈阳所发生的一桩事情。

伪满皇帝溥仪、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各部大臣、将军们也与我们同乘一列火车，被苏联移交到中国。他们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为担心：“移交到中国就没命了。”他们是如此想的，也是这样判断的。

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溥仪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罢了。他遵从日本的旨意，建立了伪满洲国，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帮凶，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出卖了祖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些充当卖国贼的罪行，无论如何也是推卸不了的。所以他在苏联期间，曾经多次给斯大林写信恳切地要求：

“只求不要把我移交给中国共产党。”

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过一次答复。

“在火车上，我怎么也吃不下东西。”

“出于绝望和恐惧，我任意漫骂邻座的同伴。”

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着。

到达沈阳的当夜，他被叫到站长室。当时他想：“末日终于临头了”，可是进了接待室一看，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大圆桌，桌上放着许多高级点心和水果。一位革命政府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面带笑容请溥仪在上宾席就座后说道：

“请随意吃点儿吧。”

但是，他却把这个举动当成了“送命宴”，面色苍白地僵立在接待室门口，一步也不想迈。片刻间又端上来山珍海味。就在这个时候，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好象级别更高的五、六位首长，他们以非常和蔼可亲的态度连声说道：

“请吧！请吧！”

同时，将溥仪推让到上宾席位。但他依然伫立不动，不肯坐下。一位似乎是最高首长的人，亲自挪开椅子，想再一次请他入席。可是他却面色苍白地大声喊道：

“快走吧！”

并且示意大家向门口走去。溥仪这时心里想的是：“要杀就杀，何必这么慢慢腾腾的？”那位首长和颜悦色地站起来，对溥仪说：

“你是不是想错了？请坐吧！”

那位首长按着溥仪的双肩，硬是让他坐了下来。一边吃着饭，一边对溥仪亲切地说：

“我们不是为了杀掉或者惩处才接管你们的。是要你痛改前非，把自己改造成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 and 过和平生活的新人。我们希望你一定要努力做到。”

可是溥仪依然这样想：

“这是用甜言蜜语来骗我交代问题，时机一到就会惩办我。我岂能上当！”

就在那天傍晚，我们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火车站下了车。

“怎么？就是这儿？”

但是谁也没说出口。接着我们在狭窄的站台上整队，接受清点人数。站台的四周，密密麻麻地布置着负责警戒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手持步枪还上了刺刀。一眼望见，在车站后面有一座不高的秃山，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古塔，在那里也布置了士兵，手握上了刺刀的步枪。看来警戒是极其森严的。

暮色苍茫，夜幕覆盖了一切，在近外连人的面容都看不清楚了。我们这由一千多人排成的长长队伍，背起了肮脏的大包袱出发了。队伍有意地避开城关大道，绕道抄小路走。在我们的两侧，每隔十米就站着一名士兵，枪上全都上了刺刀，手勾着枪机。

“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为什么来这一套呢？”

但是使我们惊疑的是，道两旁警戒着的士兵都不是面对我们，而是背朝着我们。走在我前面的是个年轻的前日本宪兵伍长。^①他被押在西伯利亚时，是战俘中开展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防备老百姓袭击我们的措施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呀！因为在我们这个行列里，既有伪满的皇帝与大臣，又有仇深似海的日、满官兵。”同时，我又在想，这次是要把我们押送到一个凶多吉少的地方。料想前途更加暗淡。

^① 日本旧制军队的等级，下士。——译者注

用高粱米飯做的棋子

不多时，我们走进了一座院落，其围墙有五米高，一扇偌大的铁门敞开着。从此，我们在这道院墙里，生活了大约十年。

在一九三七年左右，伪满洲国废除了日本人在伪满的治外法权。因为旧监狱太小，而且过于简陋，于是当年就在沈阳、抚顺两处分别建设了关押日本人及朝鲜人的比较现代化的监狱。当然，关押中国人的监狱则依然如故，犯人在狭小而肮脏的牢房里，戴着沉重的脚铐，挤得满满的，几乎躺不下。我们住进的这个监狱，原是伪满第二高等监狱。因此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监房宽敞而且光线充足，每个监房关进十三个人。在监房门的正中，挂着一把旧式的大铁锁。有一条宽约二米半的水泥走道一直延伸到窗前。水泥走道的两旁，是高约四十公分的木板通铺。我们卸下了各自的行装，按六、七人的比例，分住在两侧。

这里和苏联的监禁生活完全不同，不仅是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还让我们吃得饱饱的。从这点来说，简直是上了天堂。在苏联的时候，由于天天干累活，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再加上营养不良，干瘦得简直是皮包骨，只有两只眼睛显得更大了。而现在，逐渐地恢复了每个人的本来面貌。有一天，我们被叫出去清扫厕所，一名看守拉住我，瞪大了眼睛说：

“哎呀，你们一个人一天居然吃了二斤哟！”

只有一件事情不大愉快，那就是每个人身上挂上了号码牌，还在监狱的院子里给每个人照了像。这件事不由地使我痛苦地感到，眼下我们已经成了真正的囚犯了（在苏联大半是俘虏身分）。我的号码是895，在这里的十年期间，895也就是我的姓名了。

来到抚顺后的第一个月，是按照苏联移交时的顺序编组分组的，所以官兵混在一起。但是，一个月以后，按原来的不同级别，分成了将官、校官、尉官以下等三个组。三个组的伙食待遇也不相同。据解释说，这种做法是为了照顾过去的生活习惯。

这样一来，我们校官组的人都从内心涌出仿佛已获得解放的心情。因为当年在苏联的时候，我们校官的多数人，曾被卷进士兵们所进行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漩涡，认为这些